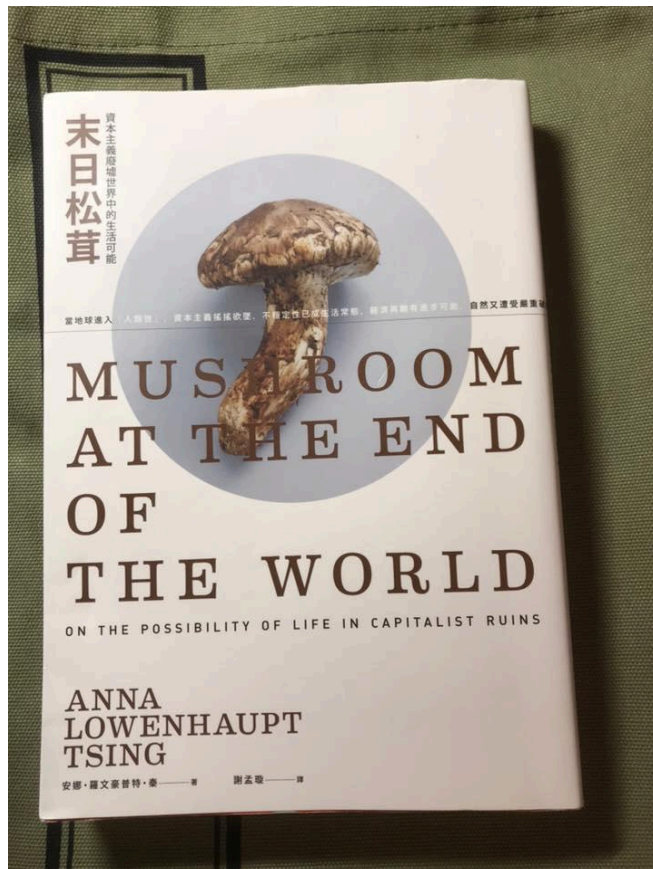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末日松茸》：意想不到的人類學觀察

2019年4月27日

雖說與買書前的想像有些不一樣，生態科學的部份對我而言有點難以下嚥（攤手），但是《末日松茸》讀起來還是一本相當有意思的書，特別是針對北美西北山區松茸採集者的人類學觀察。

故事的開始是作者想找一個文化色彩繽紛的全球性商品，朋友告訴她奧勒岡松茸營地的故事。等到她找到這個傳說中的松茸營地，她驚訝地發現自己像是去到一個東南亞



的農村地區。營地裡有穿著傳統服飾的瑤族人，自製竹筍罐頭的苗族人，寮國麵棚裡買著河粉與涼拌絞肉。偶爾會來的還有北美原住民，白人與拉丁美洲人通常自成小團體。這個奇異的景象引起作者的好奇，她想知道，這樣的採菇族群是怎樣建立起來的？為什麼在這裡？這跟松茸的生物特性有何關係？這與日本林業發展與北美西北山區的歷史如何產生聯繫？這群理由各異的人，是如何融入以日本為對象的全球資本市場體系？

關於松茸採集者族群是怎樣建立起來的，作者發現，打過越戰的退役白人老兵帶著自身的戰爭經驗，住在森林是他遠離心理創傷的方式；美洲原住民選擇松茸採集業，以緬懷自己的祖先；柬埔寨難民利用當年在叢林打仗的經驗，在美國取消福利政策之後，寫出屬於自己的自由故事

；松茸採集喚醒在美苗族人當年在寮國叢林的熟悉感，作者問的明明是採集松茸的問題，苗族採菇人卻回答寮國、打獵與戰爭。寮國採集者早在泰國難民營裡學到美式民主，樂不思蜀地在美國西北山區沉迷於非法採集。而不是政治難民的中南美洲人，通常躲警察躲得遠遠的。

作者總結道，「在這些奧勒岡的商業松茸採集人之間，自由具有多元的意義。白人老兵在這裡回溯創傷，高棉人療癒戰痕，苗族人憶想鬥爭地景，寮國人衝撞界線。這當中的每一道歷史暗潮，都識得採集松茸成為擁有自由的表徵。於是即便毫無企業的徵募、培訓或規範，山林裡的松茸終究順利地滾聚到港口處，往日本飛去。」至於誰協助這群採集者，挑選適當的松茸送往日本，貿易機制是如何建立起來，而松茸為何在日本文化擁有建立人際紐帶的能力，故事可以不停地說下去。

一朵小小的松茸，因而讓我們知道一個跨越不同時空、地域，超越學科分際的複雜故事。當個人類學家感覺很不容易，但帶著我們看到的世界卻又那麼有趣。

